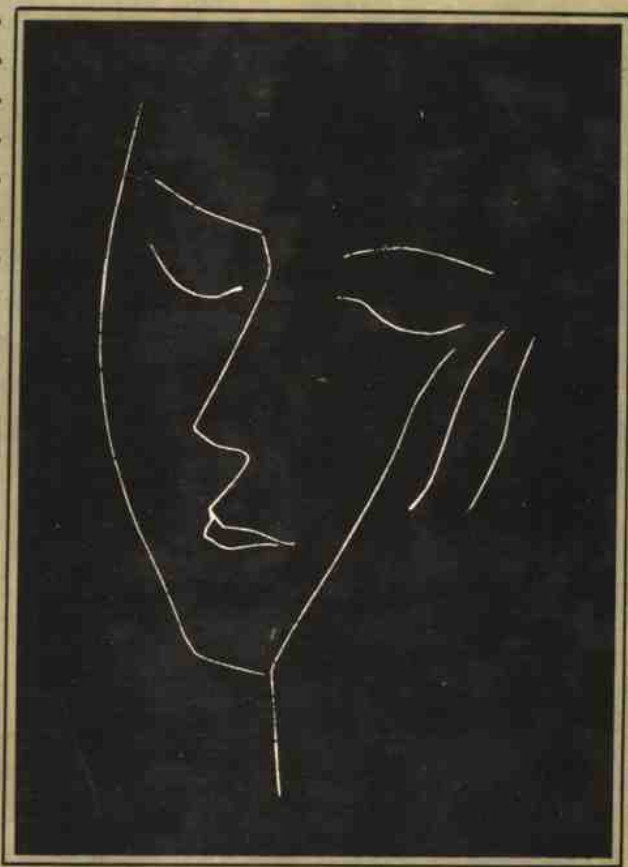


9

世界文学精品大系

德国文学、西欧文学、北欧文学



春风文艺出版社

I 11

718109

Y 381

第9卷 德国文学、西欧文学、北欧文学

世界文学精品大系

《世界文学精品大系》编委会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2·沈阳

辽新登字 3 号

ISBN7—5313—0705—7/1·651

世界文学精品大系

SHIJIEWENXUEJINGPINDAXI

《世界文学精品大系》编委会

第 9 卷 德国文学、西欧文学、北欧文学

责任编辑：马兆政 封面设计：尹怀远 版式设计：庆昌 责任校对：张锦铁
赵威重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编 110001)

字数：514,080

吉林农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9.125

1992 年 8 月第 1 版 199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3,500

定价 (全 20 卷)：精装 260 元 软精装 200 元

前 言

古希腊、古罗马的史诗、神话与悲剧，古代印度和中亚的史诗与经典，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巨著，18、19世纪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杰作以及面目一新的20世纪现代文学思潮，方兴未艾的无产阶级文学……构成了浩如烟海的世界文学宝库。然而，人的生命有限，寸阴寸金，穷毕生精力也难以尽览天下奇书。面对这卷帙浩繁、瑰丽壮观的文学宝库，无论何人都有一种力不从心，望洋兴叹的遗憾；而利用有限的时间，阅读最杰出的作品，尽量把握世界文学的全貌，就成为广大读者的共同心愿。

在过去的百多年中，一些有识的学者曾为读书人列过许多“一生的读书篇目”。在这类“推荐书”中，以美国学者费迪曼的《一生的读书计划》最为著名。费迪曼在这部著作中向读书人推荐了一份大规模的读书计划。他根据自己的读书经验，采取与读者作对话的形式，为读者精选并评介了一百多种古今世界名著。其内容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传记等，始于荷马，迄于现代。每篇用几百字的篇幅勾勒出作品、作家的轮廓。费迪曼撰写此书的意图是为读者献上一把开启世界文学宝库的金钥匙，请读者自己去挖掘这无穷的宝藏。

然而，费氏的《一生的读书计划》也有着他的局限，这一点连费氏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在撰写《一生的读书计划》时，尽管费迪曼尽全力站在客观的角度上筛选篇目，但终因全部篇目只是由他一个人完成，这就不可避免地使自己的好恶，在潜意识中发生作用。除此之外，费迪曼的《一生的读书计划》最大的缺憾还在于他遗漏了东方的伟大著作。在《一生的读书计划》里，既没有《摩诃婆罗多》、《沙恭达罗》，也没有《源氏物语》、《古兰经》，甚至更没有泰戈尔和川端康成。这样一来，费迪曼献给读书人的不过是一把钥齿残缺的金钥匙。为了弥补以往同类书的缺憾，我们在编写这部书的时候，聘请了国内公认的外国文学权威作顾问和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的专家为编委，共同拟定入选篇目。然而，要想使这几百部书适于各类人选择阅读，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这部《世界文学精品大系》所开列的书目实际是一种集体智慧的结晶。

很少有人能以自己一生的时间读完《世界文学精品大系》所开列的全部书目，但是，这部《大系》却可以告诉你哪些书是最值得一看的。编写《世界文学精品大系》的目的，就是帮助读者用最经济的时间与精力翔实地了解世界文学宝库的概况，然后有目的地选择地确定自己一生的读书计划，帮助每一个读者在有限的生命过程中，尽量享受人类世代代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让世界文化传统中最伟大的作家所思考、所描写、所探索的一切逐渐充实我们的心灵。

好书可以使平凡的人伟大起来。“好书往往像助产士那样，从头脑内部昏暗沉静的角隅，取出蜷缩如胎儿的事物，辉煌于阳光之下。”《世界文学精品大系》所开列的每一部书，都闪烁着真理和智慧的光芒，流露着真诚和博爱。这些书一旦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就会长驻你心中，发挥强大的作用，会使你生活得更美好更充实。如果一生中读了很多趣味不高的平庸作品，却没看过几本《世界文学精品大系》中的作品，那么，这将是一种遗憾。

《世界文学精品大系》尽管规模恢宏，但它仍属一部普及性读物。这部书的对象大致是那些未曾读过几部“最好的书”，而又希望自己的精神逐渐充实高尚起来的文学爱好者。此外，那些读过许多书，但仍想开拓思想、情感新境界，开拓知识领域的较成熟的文学爱好者，也是这部《大系》的受益者。总起来说这部书的受益对象是所有想改变自己“平庸的过去”的人。

收入《世界文学精品大系》中的古今三百余位作家的四百余部作品都可以称之为人类世界最好的艺术珍品。世界上真正物美价廉的东西不外乎是一部好书。“好书不会沉默，不会一时性地满足人的心理。它甚至可以说是不朽的，而且对三四代以后的子孙们也有益处。花在书上的金钱不会令人觉得是无谓的花费。好书即使不是你的，也是你的孩子与朋友的。”（费迪曼）

《世界文学精品大系》会使每一个人得到满足。看到她就像看到三千年的人类文明史整整齐齐地排在书架上一样——“请别让过去停留在那儿，让她成为你现实的一部分吧。”

为编写好这部《世界文学精品大系》，在国内外国文学专家学者帮助指导下，我们组织了作家、翻译家、高校教师通力合作，进行具体的缩写、辑稿工作。

在确定篇目时，我们一方面从文学史的高度纵览世界文学发展的进程，以开阔的视野考察不同国家、地区的文学发展现状，突出最杰出的作家作品的重要位置与文学发达国家的丰硕贡献；另一方面也适当地照顾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作家与作品，使入选篇目更加全面与均衡；此外，在强调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价值的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作品审美价值与可读性。

在精选与缩写上，我们是将短篇小说、抒情诗、散文、寓言等全文入选；中篇小说较短者全文选入，较长者则按比例缩写；长篇小说根据不同情况，按10:1到20:1的比例缩写；戏剧除少数全文选入外，大都改写成戏剧故事；长叙事诗多以概括全诗内容提要，再加重要篇章摘录的方式选入。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入

选作品都尽量做到忠实于原著，保持原著的内容与风格，使读者即使在看到缩写作品之后也能同样获得如同读原著所产生的艺术享受。

由于国内读者们对中国作品比较熟悉，所以《大系》未将其包括在内。

组织编写这样一部规模宏大的世界文学文库，在我国出版史上并不多见，其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我们恳切希望得到国内外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指正，以便再版时修订，使其更为完善。

《世界文学精品大系》编委会

1991年7月28日

《世界文学精品大系》编委会

| | | | | |
|------|-----|-----|-----|-----|
| 顾 问: | 楚图南 | 冯 至 | 戈宝权 | 季羨林 |
| | 杨宪益 | 罗大冈 | 王佐良 | 林 声 |
| | 高承和 | 于金兰 | | |
| 主 编: | 叶君健 | 刘烈恒 | | |
| 副主编: | 邓荫柯 | 徐广顺 | | |
| 编 委: | 董衡巽 | 张 捷 | 朱景冬 | 罗新璋 |
| | 张 玲 | 郑恩波 | 高中甫 | 韩耀成 |
| | 李勤学 | 姚居顺 | 洪 钧 | 邵 光 |
| | 安波舜 | 张传珠 | | |
| 总设计: | 李勤学 | 尹怀远 | | |

目 录

德国文学

| | | |
|----------|-------|-----|
| 鬼火与火焰 | 格吕恩 | 1 |
| 德语课 | 伦 茨 | 19 |
| 铁皮鼓 | 格拉斯 | 38 |
| 香水 | 聚斯金德 | 82 |
| 少年维特的新烦恼 | 普伦兹多夫 | 100 |

西欧文学

| | | |
|-------|-----------|-----|
| 小癞子 | 〔西班牙〕佚名 | 135 |
| 堂吉诃德 | 〔西班牙〕塞万提斯 | 147 |
| 羊泉村 | 〔西班牙〕维 加 | 189 |
| 短篇小说选 | 〔西班牙〕伊巴涅思 | 207 |
| 在海上 | | |
| 凄凉的春天 | | |
| 抒情诗选 | 〔西班牙〕希门尼斯 | 223 |
| 抒情诗选 | 〔西班牙〕洛尔伽 | 229 |

| | | |
|---------------|-----------|-----|
| 抒情诗选 | 〔葡萄牙〕卡蒙斯 | 240 |
| 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 (选) | 〔荷兰〕高罗佩 | 248 |
| 青鸟 | 〔比利时〕梅特林克 | 273 |
| 绿衣亨利 | 〔瑞士〕凯勒 | 289 |
| 老妇还乡 | 〔瑞士〕迪伦马特 | 330 |
| 抒情诗选 | 〔奥地利〕里尔克 | 339 |
|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 〔奥地利〕茨威格 | 346 |
| 城堡 | 〔奥地利〕卡夫卡 | 386 |
| 变形记 | 〔奥地利〕卡夫卡 | 401 |
| 迷惘 | 〔奥地利〕卡内蒂 | 423 |

北 欧 文 学

| | | |
|----------|-----------|-----|
| 鬼魂奏鸣曲 | 〔瑞典〕斯特林堡 | 465 |
| 尼尔斯骑鹅旅行记 | 〔瑞典〕拉格洛孚 | 475 |
| 老埃达 (选) | 〔冰岛〕佚名 | 502 |
| 青鱼 | 〔冰岛〕拉克司奈斯 | 510 |
| 童话选 | 〔丹麦〕安徒生 | 522 |
| 卖火柴的小女孩 | | |
| 海的女儿 | | |
| 皇帝的新装 | | |
| 坚定的锡兵 | | |
| 豌豆上的公主 | | |
| 玩偶之家 | 〔挪威〕易卜生 | 558 |
| 短篇小说选 | 〔挪威〕比昂逊 | 573 |
| 危险的求婚 | | |
| 父亲 | | |
| 思罗德 | | |
| 骏马雅洛 | 〔芬兰〕艾伦伯 | 591 |

鬼火与火焰

〔德国〕格吕恩

马克斯·封·德·格吕恩（1926—）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家，1926年出生于巴伐利亚州东北部巴伊罗特市的一个鞋匠家庭。初中毕业后，他进入商业学校学习。纳粹上台后，因父亲被关进集中营，格吕恩被迫中断学业，到一家商店当学徒。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他在纳粹伞兵部队服役，1944年被美军俘虏，关押三年。释放后，他当了几年泥水工人。1951年迁居鲁尔区，当了十三年的井下矿工。格吕恩的家庭出身和曲折的经历对他个性的发展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使他很早就同社会最低层联系在一起。《双重黑夜里的人》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描写四名矿工遇到塌方、两人脱险的故事。《鬼火与火焰》也是描写工人疾苦、揭露雇主的狡黠与残忍的长篇小说，后被拍成电影。另外还有《坎坷人生》、《西德外籍工人生活景象》。1961年他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工人作家一起，发起成立“多特蒙特六一社”，开创了西德工人文学的新天地。

《鬼火与火焰》这部长篇小说是作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绘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天地以及他们的矛盾和悲愁的作品。小说围绕着西德社会劳资之间的矛盾展开，

通过主人公于尔根·福尔曼的多次变换工作地点，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西德现实社会中各种人物的经济状况、社会地位、政治态度以及他们在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

我一直是午夜零点上班。不论严寒酷暑，我每天都得沿着矿区铁路线骑车行驶四公里。对这个班次，我真是深恶痛绝！

我急着赶路。离 24 点只有二十分钟时间了，路程还有三分之一呢。

铁路旁的树阴处突然闪出一个人，站到我的自行车前面。我跳下自行车，由于云层中露出皎月，我才看清楚站在我面前的是个女人。

您在这里干吗？我惊恐而嘶哑地问道。

她抓住我的车把手说：我的丈夫把我撵出了家门。每当他酒醉糊涂时，他就揍我，我是挣脱逃跑出来的。您愿意陪我走一段路吗？

我还得继续赶路，否则就会迟到，我想，贱民好斗而易和嘛。但我们是素不相识的呀，我说。

只是今天一个夜晚，她恳求着说，明天就不需要了。明天我得留在家里，孩子们 8 点要上学。我们一起走一段回头路，从您来的方向，走到市区边缘，再回到这里，天就亮了。

您怎么知道得这样详细？

我经常在这条路上走，几乎每星期五晚上。当我丈夫领了工资，喝得酩酊大醉回家，他就揍我，或是把我撵出家门，或是我自己逃走。

走吧，我说道，我们就走到市区边缘，然后再往回走。我想，我今天的三十马克是没有了。

鬼知道我那位多疑的夫人大清早从谁那儿听到了消息。我整个夜里在什么地方，她知道得很清楚，我不在矿井里。

星期一上班那天，我确实乱了套：先是领取稽核牌发生了麻烦，值班的叫我去找另一位值班人。零点10分，我总算进了矿井。领班嘲讽我，工友们议论我。更为不幸的是，今天我干起活来不如平时那么顺手。

妻子还在生我的气。星期二早晨，当我疲惫不堪地回到家，她连早餐也没有为我端到桌子上。从卧室里传来了她的尖叫声：我身体不舒服，你自己搞点吃的吧！

我非常恼火。我想，如果我们有了孩子的话，情况也许会好得多。

星期五悄悄地到来了。我正骑车走在路上，我听到她的声音：“晚安，我又来了。”

我情不自禁地笑了，笑得腰也直不起来。那个女人也跟着笑了起来，尽管她不知道为什么要笑。

“让我们一起走吧！”我这样说。

走着我问她：“他有那么多钱去大吃大喝吗？”

“他是领班的，赚的钱不少。”

今晚又这样度过了，我想着我那三十马克。

星期一的情况对我更不妙，显然很多人已经知道了我的事情，关于那两个很清白的夜晚。我妻子也因此而去了她母亲那里。

十五年来，我准时上班，完全可以信赖。但仅仅是为了两次无故旷工，我被划入三千名职工中的落后分子的行列，人们对我的看法完全颠倒了。现在，我每天上班时总感到找错了地方，特别是每当我在窒息的更衣室里换上臭气扑鼻的劳动服，这种感受尤为突出。

我在一家酒吧喝下六杯啤酒，迷迷糊糊地走在街上。天空似乎打开了闸门，雨点像炮弹似地射向街道，在马路上弹跳，然后汇成小溪滚滚而去。我逃到一家门口的屋檐下躲雨。有人打开门。

“是您？”

“对，是我，”我说。我惊愕得发呆。

“您不能留在这里，快走！”她轻声地说。

“但您总不能把我撵走吧，外面正……”

“不管下不下雨，您快走……快……走！”

一个男人出现在门口，是一个宽肩阔背、浑身是肉的彪形大汉。

“喔唷，”他笑着说，“您全身都湿透了，进来吧。我的妻子可以把您的衣服烘烘干。”

他把我推进屋里。“给他冲一杯咖啡，我也要一杯。”他大声地说。

我走的时候，她送我到门外。“他就是您的丈夫了。”我说着，把目光从他身上一扫而过。

“他不是我丈夫，我们只是同居关系。他照顾我和我的孩子们。”她显得很尴尬，满面通红。

罗丝给我打开了门。我喜欢这个姑娘，因为我自己没有孩子，和她母亲又多年友好相处。罗丝已经十七岁了，她聪明伶俐，理解能力强。罗丝每天早晨乘火车去多特蒙特商业学校读书，下午很早就回家，接着复习功课。

她母亲凡萝妮卡坐在厨房间结毛衣，她向我点了点头。“卡尔在起居室，”她说。

“他身体怎么样？有什么病痛吗？”

“他还安静，他又在画瓜分世界，已经八天了。”她低声说。

我到起居室去看卡尔。“你身体怎么样，卡尔？”我问，“有什么病痛吗？”

“上帝啊上帝。子尔根，我记不太清了，你可知道，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上帝啊上帝，你可要助我一臂之力。”

“瞧：这里是欧洲，是红颜色的，全被俄国人占领了；蓝颜色的是美洲，全被美国占领；黄颜色的是亚洲，全是中国人的；黑颜色是非洲，全是埃及人的。”

“你担任什么职务啊，卡尔？”

“我将当澳大利亚的总理，我已经知道，我该干些什么事。我要把整个大陆变成矿区，把那帮混蛋都赶到地下去。你说说，于尔根，澳大利亚究竟有多大？比多特蒙特还大吗？”

“大多喽。”我饱含着眼泪回答说。

在战争年代，卡尔曾在井下的煤车上用粉笔写上：“莫斯科万岁，希特勒是蠢猪！”两名便衣警察在更衣室里把他逮捕了。从此以后，他就销声匿迹，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了。战争结束前夕他才回来。多年的矿下劳动，石块已砸得他遍体鳞伤，全身布满了乌青块，释放以后，他身上又增添了一条条伤痕，他的身躯犹如农民犁过的田野。他变得离奇古怪，每星期都要制定一份征服地球的新计划，为无产阶级争取胜利制定周密的作战计划。

卡尔竭力反对进医院或精神病院。一旦要把他送医院，他就大叫大喊：他们要阉割我，并立即赖在地下，或爬到沙发底下。

弗利茨·雷纳兹拿着一根丢在花园里的豆秆，敲着我卧室的窗户。“起来，我们到矿区去！”

“现在这个时候，半夜里就去？”

“别胡说，已经5点了。起来，快一点，我们去游行。”

谁也不准进矿区，这是我们的行动口号，只有在弄清星期日图片报上的消息是否确实以后，我们才进入矿区，否则就在矿区大门口示威。《星期日图片报》说6月1日傍晚矿区倒闭。

我们到达矿区大门口时，已经有几百人汇集在一起，他们站在自己的轻便摩托车或自行车旁。队伍中间还有女工，以及与矿区无关的男人。

已经5点半了，队伍还在不断扩大。

站在我身边的发起人卡尔对我大声说：“这批蠢猪！你看了报纸没有？他们简单地把矿区一关了事！采取简单地关闭手段，今天在德国就是这般草率从事，来个关门大吉，扑通一下，我们就成为失业工人。”

人群已经望不到边。没有头颈的工长波棱茨突然出现在我的

身边。“给这些家伙一点厉害看看！”他大声地说。“工会是否把你们出卖了？工会应该了解情况，可是它就是不吭声。”

我们听到警车的警报声，从农村和翁那市方向开来了大批白色和绿色的警车，从两个不同方向还迎面驶来两辆喷水车。车上迅速跳下大批全副武装的警察，通向农村的公路被两辆救火车堵塞。

“立即撤离公路！”一辆绿色大众牌汽车上的喇叭在喊。“如果三分钟以内不离开公路的话，消防队就要执行任务了！”

“还有半分钟！”

这时，工长波棱茨向附近铁路斜坡上奔去。有几个人跟着他跑了，后来有近百个人跑了，跑的人越来越多，不一会所有的人都动起来了。人流向我涌来，卷走了我的自行车，把我卷入冲向铁路的洪流。

我一步不停地走，两个小时以后才到家。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我的妻子已经回到家，岳母也跟她一起来了。

殷格葆抱住我的头颈说，谢天谢地，你可回来了。我们正为你担忧呢。殷格葆激动地对我说，她在翁那城里一家机械厂找到了工作。

我和一名学徒并肩穿过一间宽敞的打字室，他系着领带，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他把我引导到三楼，在一间摆设着红色钢管沙发的房间里，他热情地对我说，我需要填写一份登记表。

卡塞尔经理接待了我。“言归正传吧，于尔根先生。”他说着看了看表。

我对他说：“我们的矿区关闭了，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工作；因为我在这里曾当过学徒，所以想询问一下有无可能接受我，我一定会很快适应这里的工作。”

他站了起来。“我不太清楚可给您安排个什么工作，您得去人事科问问，非常抱歉。”

他是不能给我一个工作位置了。我回到家里，一切都象往常

一样，殷格葆不在家，床上的被子未叠，厨房里的餐具未洗，到处都是灰尘。

我已经适应了钢铁装卸站的工作，从一开始就没遇到什么困难，和同事们相处也很好。这里讲话的语调与在矿井一样，只是同工头打交道对我来说还是个问题。

在矿井里我们和头儿同攀一根钢索，同拉一条绳，他们同我们一样脏，也是满身煤灰，汗流浹背，筋疲力尽，和我们一起骂娘。这里则不一样，这儿的头儿与工人有着明显的区别，他们身着整洁的西装，还系着领带，很少来工地，即使来的话，也只是走马观花，带着一张纸写写划划，检查工作的进展情况。

傍晚我骑着车子回家，当我见到住宅区的马路上站着很多人，并在交头接耳地议论，我胆战心惊。

我妻子和女邻居一起站在门口，她在哭。

我把自行车停放在墙角边，问道：“我的上帝，发生什么事了？”

“卡尔，”她低声说，“卡尔·波罗夫斯基，他上吊死了。”说着她放声大哭起来。

我像是当头挨了一棒似的，说不出半句话来。我跳上自行车就往回骑，直奔凡萝妮卡家。

凡萝妮卡坐在沙发上，当我踏进大门时，她只是疲惫地转过头。罗丝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后来她见到我，立即向我奔来，放声大哭。卡尔躺在起居室没有台布的桌子上，医生已经合上了他的眼睛，正想离开房间。卡尔的嘴上贴了一张药膏。

“我今天晚上再来，我还没有吃过一点东西。等着我吧。”我说。

“你还得关心一下料理后事，于尔根。”凡萝妮卡恳求地说。“别担心，一切由我来安排。”

年轻的牧师站在雨伞下读着祭文。尽管他在我们这儿已有半年，传教的水平也不错，但这会儿我什么也听不进去，只觉得耳边发炸，听到的只是一些淅淅沥沥的雨声。